

郝敬思想研究

董玲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郝敬思想研究

董玲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郝敬思想研究 / 董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04 - 9947 - 3

I. ①郝… II. ①董… III. ①郝敬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248. 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3123 号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智 智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 //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7. 125

插 页 2

字 数 158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郝敬其人其书	(7)
第一节 生平学行	(7)
第二节 著述及身后评价	(16)
第二章 气与理无二	(24)
第一节 从来不分理气	(24)
一 天地间惟一气	(24)
二 理气无先后	(31)
第二节 以养气为本	(38)
一 知言养气章	(38)
二 养气便是养心	(42)
小 结	(60)
第三章 心统性情者也	(64)
第一节 性无不善	(65)
一 性善又岂有二	(65)
二 习与性非二也	(70)
第二节 离才情无复有性	(79)
一 情性之源	(80)
二 才即性善之可见者	(84)

第三节 道本诸身	(90)
一 心为身主	(91)
二 惟修身则内外体用平沟	(98)
三 言心而性已具	(105)
小 结	(111)
第四章 知行兼体	(114)
第一节 知行非两	(114)
一 真知即行矣	(115)
二 先行后知	(118)
第二节 下学而上达	(127)
一 学贵时习	(128)
二 下学而上达	(138)
小 结	(148)
第五章 经学观——以《诗经》学为例	(150)
第一节 《诗》的相关问题	(151)
一 尊《诗序》驳朱《传》	(151)
二 一诗三义说	(160)
第二节 《诗》的诠释问题	(169)
一 孔孟说《诗》明法	(169)
二 郝敬说《诗》明法	(173)
第三节 经学思想的展开	(182)
一 经学诠释思想及特色	(182)
二 对郝敬经学思想的审视与定位	(186)
结语	(194)
参考文献	(203)
附录 郝敬思想研究综述	(213)

引 言

长期以来，宋明儒学的研究，不乏对第一流大家，如程、朱、陆、王的研究，亦不乏对专题的研究，如心性论问题、境界论问题，还不乏对地域、师承门派的研究，如蜀学、关学、洛学、闽学、浙学、岭南学及王门各派的研究，但同时下移研究对象，关注一流大家之外的二流、三流儒者，超越传统的专题问题研究，并拓展广受关注地域之外的其他地域的儒学研究，如明代湖北地区的儒学研究，至今尚不多见。

“湖北”作为一个区域，其得名始于宋，是为荆湖北路之简称，与荆湖南路之“湖南”相对，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省级行政区域，其确立却是清初。明初设置湖广布政司，合今湖北湖南于一体。明代这一时期，以今湖北地区之范围考察，可谓人才济济。按其师承流派言之，“李承箕、李承芳、吴廷举、朱伯骥、曹璘，源于白沙者也。何迁、余胤绪、袁国臣源于甘泉，则白沙之再传也。蕲州二顾、黄安三耿，源于阳明者也。唐希皋师事钱德洪，张绪师事邹守益，刘承烈师事耿天台，则阳明之再传也。李若愚师事张甌山，则阳明之三传也。贺时泰讲学汉上，黄彦士、黄奇士、萧继忠、彭遵时、彭好古讲学问津，皆阳明之私淑也。方汝时讲学白云洞，而旁求神仙，则阳

明之别派也。讲程朱之学者，惟李汰、欧阳东凤、东白兄弟，张明道、方一凤、刘应珂、万全、朱庞、詹时明数家而已。”^①其时众多的人才及广泛的讲学活动，使湖北在明代成为学术研究、问学著述之重地，其思想之影响不仅流播全省，亦伸展于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因人杰地灵，又吸引不少外来学者于此著述讲学，如李贽、何心隐等，对湖北地区的思想亦影响极大。毫无疑问，明代湖北地区的思想在整个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儒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而在明代湖北的众多学者中，郝敬无疑是较为突出的一位。这不仅在于其著述的宏富，亦不完全在于其“穷经巨擘”的称誉，更在于他于整个晚明思想史中的独特性。

关于明代学术，尤其是晚明学术，后来的学者多以空疏概括，如顾炎武所言：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②

之所以有此批评，是因为学者一般将一部晚明思想史视为一部

^①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编：《湖北文征·例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顾炎武：“夫子言性与天道”条，《日知录》卷七。

王学分化史。大体说来，其分化不外乎左右两方面。“龙溪心斋使王学向左发展，一直流而为狂禅派；双江念庵使王学向右发展，事实上成为后来各种王学修正派的前驱。”^① 向左之发展，自王龙溪尚讲经世，讲事上磨炼，至泰州学派则“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②。当良知是一个现成，当知行俱是简易时，其流弊所及，正如王塘南所说：

学者以任情为率性，以媚世为与物同体，以破戒为不好名，以不事检束为孔、颜乐地，以虚见为超悟，以无所用耻为不动心，以放其心而不求为未尝致纤毫之力者多矣，可叹哉！^③

正是基于此弊，遂有王学向右之发展及其之后的修正派。向右之发展亦可称良知归寂派，而所谓修正派即是对王学左派之猖狂的修正。由于时代使然，三派中左派现成思想最为风靡明末社会，其招致的批判亦最多。但是事实上，晚明学术“在王学诸子之学及东林之学的主流之外，经学、史学、佛学、地理、金石学俱呈现繁荣之势”^④。这意味着晚明学术不能仅仅以王学诸子之学概括之，即便能够如此概括，王学诸子之学亦

①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② 黄宗羲：《泰州学案三》，《明儒学案》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2页。

③ 黄宗羲：《江右王门学案五》，《明儒学案》卷二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3页。

④ 李圣华：《重估明代学术的价值——从“竟陵派”不读书谈起》，《文艺报》，2005年3月24日，第6版。

不可完全被视为空疏，因为这其中还有来自于这种思想内部的批判声及不同于这种思想的其他声音。如对晚明思想的批判虽待明清之际达到高潮，但自明中叶以来，对王学的批判声音已是一浪高过一浪，如罗钦顺、王廷相等入皆有所见。在此批判声中，郝敬特别踊跃，从佛老之学、朱子学直至阳明学及其后学，皆予以猛烈抨击。也正是在这种批判声中，郝敬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郝敬与鲍士龙亦师亦友，而鲍士龙曾师从阳明弟子王畿学良知之学，因此，郝敬亦可谓阳明的三传弟子。但是，实际上他却不属于阳明后学中的哪一个派别，其学亦完全不能以空疏评定。不仅如此，他还试图以一己之力矫正阳明后学中存在的空疏流弊。为此，他避世归隐，埋头著述，自谓“乃所愿则学孔子”。此语出自孟子语：“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其志向之远大。这样一位思想人物，由他实可上观晚明思想之情状，下可走向明末清初晚明思想之总结及批判。其思想在这其中，不可谓不是一必经阶段。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郝敬其人其学自清乾隆朝之后渐被历史掩埋。近代以来，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才开始注意到郝敬思想并有部分研究成果。总的来说，他们都试图还原郝敬作为经学家、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即便是将郝敬视为“顽固的保守人物”的荒木见悟亦指出，“其解经之特色是对朱子注提出率直的异议”，其思想“不受向来的学派所束缚，以自得为目标追求学问之精进”^①。这对于沉理已久的郝敬其

^① 荒木见悟：《郝敬气学思想研究》，《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人其学来说无疑是可喜的，对于明代的经学研究及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研究来说无疑亦是可喜的。但是对郝敬的这种关注和研究实际上还远远不够。比如说，相对于宋明儒学中的尤其是一流大家，郝敬几乎被忽略，对其的研究亦未形成气候；比如说，即便是在对其有限的研究中，一般学者虽注意到了郝敬的《诗经》学、《春秋》学以及《尚书》学，但是对于郝敬其他的经学思想，如《易》学、《礼》学等等却少有涉猎，更未注意到其经学思想与其理学思想之间的内在关系；又比如说，冈田武彦虽然指出了郝敬思想之于日本古学派的影响，但是对其如何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范围却未及谈论；再比如说，郝敬身后评价的两极化现象以及其人其学的被湮没问题，虽然学者们认识到了这其中学术风气改变的原因，但是关于郝敬自身思想的超前处与局限处是否亦是其原因？还比如说，作为湖北学者，他与同时代的本地学者、外地学者有哪些互动、影响？他本身又体现了怎样的地域性思想特色等等。而尤为令人不解的是，我国大陆学界关于郝敬其人其学的研究几为空白。因此，关于郝敬的研究，笔者虽尚有待于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然重新审视郝敬的学术思想，并还其在明代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一应有地位，应该说刻不容缓。

从郝敬的思想中可以看到，他几乎遍涉宋明理学中的所有问题，如理气、心性、知行、已发、未发、天理、人欲等等，并将之统合为实即虚、上即下、体即用的一元论思想。不仅如此，他还试图遍解群经，以经典本身论证其思想的合理性及正确性。此种思想特色距他之后顾亭林的“经学即理学”的思想内容并没有太远。而其“道不离器，器即是道”（《论语详

解》卷十九)^①，“舍可见可闻，则不见不闻者为无用”（《时习新知》卷四）^②等思想观点，距再后的王夫之的“天下惟器”（《周易外传》卷五），“尽器，则道在其中矣”（《思问录·内篇》）的思想主张亦没有多远。显然，郝敬虽生当晚明时期，但若仅将他置于阳明后学的思想背景中考察，并不足以解释其思想之于晚明思想独特性的原因。因此，本书更多的是将郝敬置于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明中叶以来的思想发展走向以及明末清初的批判思潮之中进行考察。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郝敬生前直至清代乾隆朝之前一直是以解经注经著称于世，其身份更倾向于经学家而非思想家。但是事实上，其经学思想恰恰是建立在其理学思想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其理学思想亦完全体现在其经学思想中，两者密不可分。因此，笔者虽仍将郝敬视为思想家，一方面立足于郝敬颇为丰富的著述，正视其文本，通过对文本的详细解读，归纳总结并评价其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则从哲学诠释学的立场，揭示郝敬此种经学思想的特色，并指出，郝敬之所以要求回归经典，尤其是《论语》之中，这里实包含了其杜绝宋明儒学中的空疏、玄虚等弊病，而主张通经致用的思想内容。

① 郝敬：《论语详解》，《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第1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② 郝敬：《时习新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9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第一章 郝敬其人其书

第一节 生平学行

郝敬（1558—1639），字仲舆，号楚望，今湖北京山人，世称“郝京山先生”，乃晚明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思想家。据其所撰族谱记载^①，郝氏家族原非湖北京山人氏，亦不姓郝，元至正间（1341—1370）才自江右迁至京山七宝村。其始祖碧潭公姓胡，后因丁单而“引胡为朋户”，遂改胡姓为郝姓。其家族一直以“孝弟力田，明经修行”传家，家道尚算殷实，直至郝敬祖父时才开始衰落。其父郝承健对《诗经》、《春秋》经传颇有研究，并于嘉靖四十年（1561）以《诗经》中湖北乡试，先后历四川嘉定州学正、北京乡试考官、直隶河间府肃宁县知县、保定右卫之职。母丧后归乡，终老于田园。郝承健育有四子，郝敬乃其次子。

郝敬生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少时即以聪明颖悟著称，5岁授小学，五岁半授《孟子》，随父学习时文及经书，

^① 郝敬：《郝氏族谱》，《小山草》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53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

但际遇一直不佳。先是举业不顺，应童子试先后四试不收，后得其父至交李维桢相助才得传诸生籍，这时的郝敬已是 25 岁；后是父亲病歿，恰又逢人诬告杀人^①，后仍得李维桢出手相援才脱此案，从此“折节读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②，时年 32 岁。可以说，在郝敬的这段生活中，李维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李维桢乃当时著名文学家，为郝敬同邑。《明史》称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③。郝父与之相交颇深，曾命郝敬从李维桢受业。因郝父的去世，郝敬家穷困潦倒，李维桢不负相托，不仅在词章制义的学习上帮助郝敬，还为其全家提供居所，使其能安心读书。

郝敬举进士后其仕途亦多有坎坷。万历十八年（1590）他被任命为浙江处州府缙云县知县，但任期仅一年即改调他地。对此，郝敬自己解释道：“缙云故岩邑，有要人焉，余以方刚试宰，政小急，要人不便。”（《生状死制》，《小山草》卷九）从此中可以看到，郝敬因施政严切而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改调到温州府永嘉县任县令后，前车之鉴，不仅政绩颇佳，与地方名流士绅亦关系良好，故三年后升任礼科给事中。

① 一般所见郝敬传记，皆称其杀人。如《明史》中记其“性驻驰，尝杀人系狱”（见张廷玉《明史·文苑传四》卷二百八十八，中华书局 1974 年版，总第 7386 页）。但郝敬在晚年所撰的《生状死制》中谓此乃诬告。文中曰：“比府君丧，而邻有病叟，与家奴善，过而饮食之。醉饱，一夕暴亡。其子来殡，有嗾之者曰：‘盍讼诸？’又有嗾之者曰：‘讼奴不如讼主，奴主方失怙，不赂我辈，得免乎？’余闻而诮之，逢其怒，其党峰起，诬告余杀人。引昔族人爱书谓：‘祸由孺子也。’诸寺攫擗，伍伯如林，藐孤一身，桑落瓦解。吾师念其为门下士也，左提而右挈，以脱孤雏之命于刀俎之上。”（见郝敬《小山草》卷九）。

② 张廷玉等：《明史·文苑四》卷二百八十八，中华书局 1974 年版，总第 7386 页。

③ 同上。

郝敬在此任上一年，即因家事告假归家。回乡后在李维桢的帮助下盖筑了自己的房屋，使家小得以安顿，同时又在京山西郊十里之外购得一块土地，名为“康乐坂”。此时离郝敬挂冠离职尚有九年，但是郝敬似乎已在为他九年之后的行为做准备。这次归乡后的第三年冬天才离乡还朝，复补户科给事中一职。上任后，在十个月内连续上谏书达十二份之多，积极尽谏诤及纠察之责。如上言严惩贪横的山东税监陈增，谓“开采不罢，则陛下明旨不过为愚弄臣民之虚文”，又谓“陛下处陈增一事，甚失众心”等等。但是郝敬的尽责却使其在两年后的春考中被视为浮躁，降为宜兴县丞，为此亦曾被夺俸一年^①。随后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又迁江阴任知县，受事四载。在此期间，郝敬念念不忘教化民众，口授邑父老子弟“圣谕俗解”^②。期满后的“下下”考评及再降的官职让郝敬极度失望，亦使其彻底不再留恋官场。万历三十二年（1604），郝敬“遂挂冠而归”^③，时年47岁^④。

① 张廷玉等：《明史·文苑四》卷二百八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总第7386页。

② 见郝敬《小山草》卷十。

③ 黄宗羲：《诸儒学案下》三，《明儒学案》卷五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4页。

④ 《明史》记其挂冠离职的原因时称“坐事，谪知江阴县。贪污不检，物论皆不予，遂投劾归，杜门著述”，见张廷玉等：《明史·文苑四》卷二百八十八，总第7387页。章学诚亦沿用此说，谓郝敬“坐事谪江阴知县，以不检失人望，遂投劾归”（见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京山县志》则为其辩解道：“郝敬为给谏时劾使陈增，批鳞敢言，至今章疏具存，读之凛然，曾大有风力者而犹贪污乎！予闻之乡先生曰：‘郝子才气纵横，不可一世。’卒于崇祯十二年，距修《明史》时尚近，遭忌之。”（见《光绪湖北京山县志·儒林列传》卷之十三，光绪八年刻本）。

挂冠而归的郝敬其全部生活可用“筑园著书，不通宾客”^①一语概况。其所著之园名为“康乐园”，即建在当年购得的“康乐坂”上。关于此园，郝敬还专门著有文章《康乐园记》，在文中表明了自己“谈道读书，为善最乐，知足有余”的心迹（《小山草》卷五）。在此园中，郝敬虽然过着归隐不通宾客的生活，但是其志向并未因此而淡忘。他谓：

余少壮有志恢弘先业，而中道颠踣，不能立功显扬所生，天也。其立德立言为贤人君子，以不辱其先，此自不关天。子孙有志，亦为之而已矣。（《郝氏族谱》，《小山草》卷八）

显然，仕途的顺利与否，为政的功过是否，其决定权在天而不在人，但是自身的道德修养及传道、著述，其决定权却在人而不在天。从此中可以看到，郝敬对自己屡遭贬抑的为宦生涯已能释然，同时亦寻找到另外一种恢弘先业的途径，这即解经注经、著述不辍。事实上，完全可以说，正是因为仕途的终结，所以才有晚明一代穷经巨擘的诞生。这时的郝敬有洒脱、认真的一面：

而鸡肋一官，羊肉五斗，风波失所，身首异处，所称高揖七州，拂衣五湖，托之空语，若斯之谬，吾知免夫！乃复自谓慧业文人，争先成佛，缁尘未净，白业攸虚，证

^① 黄宗羲：《诸儒学案下》三，《明儒学案》卷五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4页。

果入圣，吾当前驱。（《康乐园记》，《小山草》卷五）

亦有孤独、无奈的时候：

风尘荏苒，阅人已多，求知我如鲍子，与共学，不再得矣。迩年考槃在涧，一乡之士，既不能友；远方之朋，又不能来。风力弱，不能扶一羽，扬之水，不能流一鸟。德孤而邻寡，内无佳子弟，外无三益友，离群索居，吾谁与并为仁乎！（《生状死制》，《小山草》卷九）

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以超拔于世事之上的独行者的形象而自居，他曾谓：“知我者惟鱼鸟，好我者惟泉石已焉哉！世弃予，予亦弃世。”（《康乐园记》，《小山草》卷五）自认唯有他能担当起传承先人之道的重任，所以世人不理解他并不要紧，何况他亦不需要世人的理解。这种我行我素的个性气质贯穿了郝敬整个一生。在他 68 岁时书《生状死制》曰：“朝死则夕葬，夕死则朝葬，今日死明日必葬。”（《小山草》卷九）74 岁时又召集家人为自己择日卜地，自题“明给事中郝敬之墓”，旁用石篋函所著书若干卷以殉^①。崇祯十二年（1639）的冬日，郝敬离开了人世，时年 82 岁。《湖北旧闻录》记其临终的行为曰：

早起衣冠，脯忽不怪，命内外媵，沐浴隐几，连草八札别友人。亲旧咸来视，危坐榻，拱手称别，语止，笑乘

^① 见陈诗《湖北旧闻录·文献七》下，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33 页。

靖车至西山，索笔题别墅柱云：“升沉难定，但深壑藏舟，夜半凭谁有力；来去自由，如惊风飘瓦，天公于我何心。”少顷色变，属纣绝而卒。^①

郝敬一生中有过两个老师，第一个是李维桢，第二个是鲍士龙。如果说李维桢在郝敬 32 岁举进士之前对其举子业及其生计帮助甚大的话，那么，鲍士龙则在郝敬中年之后思想的转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万历十七年（1589），郝敬登进士第，其所撰写的千首制义文随之广为流传，名噪一时。但是郝敬却没有沿着此路走下去，其思想兴趣在登第之后的第二年发生了根本改变。这要源于他与鲍士龙的相交相知。

鲍士龙名观白，字士龙，明浙江省归安县人，曾师从阳明弟子王畿学良知之学，又从唐一庵主致良知^②。唐一庵先“师事甘泉，其后慕阳明之学而不及见也。故于甘泉之随处体认天理，阳明之致良知，两存而精究之”^③。从中可见鲍士龙的学术思想以承袭阳明良知学为主，但不固守于哪一门派。万历十九年（1591）郝敬任永嘉县令时，鲍士龙已居永嘉三年，以贡生身份为温州教授，亦索居无友。郝敬听闻后前往受学，“两人倾盖片语，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成忘年之好”（《知言旧序》，《时习新知序》）。自此以后，郝敬开始涉猎宋明理

① 见陈诗《湖北旧闻录·文献七》下，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33 页。

② 郝敬在《四书摄提》附录中评价“致良知”时曰：“按鲍子从唐一庵先辈学，主致良知，毕竟偏于内。”万历至崇祯间刻《山草堂集》内编第七，国家图书馆藏。

③ 黄宗羲：《甘泉学案四》，《明儒学案》卷四十，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950 页。